



# 古代文人笔下的济南龙洞山



□赵瑞峰

元代济南人、文学家张养浩曾说：“华不注、龙洞，皆历下诸山之最著者。”清代诗人、官员施闰章也曾说：“华不注、龙洞，皆历下诸山之最著者。”

现在的龙洞山早已成为济南著名景点，去游玩非常方便，游人也很多，但在古代囿于条件，游龙洞山并非易事，游者也很少，因此能从容游览，不像现在的旅游多是走马观花。

龙洞山因龙洞而得名，古人游览的也主要是龙洞，这从游记中可得到证实。

元代济南人张养浩曾游览龙洞山，并作《游龙洞山记》，不知这是否为最早的龙洞山游记，即便不是，也属较早者。

这篇游记内容不是很详细，却生动逼真，给人身临其境之感：“……初焉，若高阁可步；未几，俯首要；未几，罄折焉；又未几，膝行焉；又未几，则蒲伏焉；……”

到了明代，亢思谦任山东史官，他读《山东通志》时看见张养浩游龙洞山的记录，其中有“濒殆，甚心骇焉”之言，便将信将疑。等到他有机会与同僚游龙洞山时，却发出“其高者可仰，卑者仅仅倮而已。殊无苦，较记所称大异”的感慨。同样读过张养浩游记的同游诸公“相与叹曰：‘不如无书’”。

实际上，他们是认为张养浩所写游记夸张不实，不可相信。亢思谦却并未随声附和，而是以其史家的审慎，在其所作的《游龙洞记》中发出这样的感叹：“将文忠危言之，为好游者戒耶？抑陵谷移异时异而境殊耶？将后人以文忠之记而僻治之耶？”

后来清代诗人施闰章来济南时，也游览龙洞山，他也写了游记《游龙洞山记》，其中写道：“……其东岩横入山腹者，为龙洞。洞口空明，可布广席，稍进则深黑，以炬行，乍

俯乍仰，石乳沾衣屨。不移时，达于山之阳。”

由此可见，施闰章游龙洞，同明代的亢思谦一样，还是比较容易的，因此，他也对张养浩所写“蒲伏蛇行，几死不得出”的游龙洞经历不大能理解，故而有“大笑”之举。

既然亢思谦、施闰章游龙洞，都没有这么费劲，用时也不长，可见龙洞长度并不惊人。

对于龙洞的长度，许多古代文人的游记中都有说明。明代济南诗人杨衍嗣在其《游龙洞记》说：“炬行半里许，渐宏敞，有光。”清代黄钺《游龙洞记》亦说“蛇行半里许，乃得出”。由此可见，龙洞东西长度不过半里许。

如今利用现代测绘技术，测得龙洞长为100余米，这当然是很精确了。古人所记虽有差距，但考虑到古人多是凭感觉大略言之，有误差是可以理解的。

龙洞山有多个龙洞，而且各具特色。施闰章所写《游龙洞山记》说：“一穴深广，衔石瓮二，不知所自始，今亡其一。无级可攀，避兵者踵而入，尝活数百人。”因“无级可攀”，“非奋飞而上者不能窥”，也就无法一探究竟。施闰章说，此外还有所谓龛屋，“洞口多峻拔”，“深广可容数十人，周镌佛像。逃乱者多此依焉”。

上述这些古代文人所写的龙洞游记中，杨衍嗣除了游龙洞外，还游览了其他济南景致，如旧济南八景之一“锦屏春晓”，他在游记中称“有山曰锦屏，层岩矗汉，环列如屏，非绣非绘，五色交辉。每一遇二三月间，桃花迷径，旭日朝升，而设色尤奇”。另外，杨衍嗣还在游记中描写了龙洞四壁的佛像：“……壁间石理自成调御之形，面貌服饰，妙夺人工，疑有神工鬼斧雕镂于其间也。”

施闰章在《游龙洞山记》中说，他来游龙洞山时，山寺尽毁，游人绝少。明代时尚有寺院，即杨衍嗣游记中所说圣寿院，因此感叹“历晋魏唐宋来，为名刹。其镌咏于石上，尚斑斑遍岩谷间。”

(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)

【史海钩沉】

## 《论语》中的山东小国

□尧克

从周朝到春秋末期，山东境内除了齐国和鲁国两个大国，还有四十多个小诸侯国，它们有的于史可考，有的已经湮没于历史长河中，只留下一个名字。

众所周知，《论语》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。孔子是鲁国人，并且做过鲁国大夫，他的日常活动必定会涉及周边的小国。就让我们看看《论语》中提到了山东“小国”。

《论语·八佾篇》里记载孔子说：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徵之矣。”这里提到的杞国，是夏朝的后裔，商朝时初封，后来时存时灭，屡次迁徙，曾迁到新泰，最后迁至昌乐、安丘一带，新泰等地曾出土杞国青铜器。从初封到灭亡，杞国有千年历史。

此处孔子说，夏代的礼我能说出它，但杞国不足以证。可能正是因为杞国不断地迁徙，才导致其所传承的夏朝文化逐渐散失。后世“文献”一词就来源于这一节，据汉代学者郑玄说：“献，犹贤也。我不能以其礼成之者，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”，这里的“文献”指的是历史文件和贤人，而后世的“文献”一词仅指文件了。

《宪问篇》中提到了两个小国——滕国和薛国。子曰：“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”滕国、薛国这两个小国与鲁国关系都不错，滕国与鲁国是同姓国，薛国据传是轩辕黄帝之后。公元前712年，两国国君朝见鲁隐公，争行礼之先后，滕国即以与鲁国同为姬姓得为先。滕国传国七百余年，薛国相传是夏禹时始封，有1500多年的历史。滕国、薛国离得比较近，都在今滕州西南。

孟公绰是鲁国大夫，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有关于他的记载，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说他和晏婴、子产、蘧伯玉一样，是孔子所尊敬的人。孔子认为孟公绰去做晋国卿赵氏、魏氏的家臣会绰绰有余，而不能去做滕国、薛国的大夫。两者的区别是，卿的家臣有权势、威望而不用负责国政，滕国和薛国由于地小事多，并且还要应对大国的欺凌，大夫的职责很繁重。孔子是针对孟公绰的性格和才干，做出了这样的判断。

《季氏篇》第一节里提到了颛臾国。

季氏将伐颛臾，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“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无乃尔是过与？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

为？”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有言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？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”冉有曰：“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，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，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；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；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”

颛臾国是太皞后裔的风姓古国，大致位于今临沂市平邑县。朱熹解释《季氏篇》这一节时提到，当时的鲁国四分，季氏取其二，孟孙、叔孙各有其一，反倒是附庸国颛臾还像社稷之臣一样，季氏竟然还想将其据为己有，所以孔子极力反对。

孔子还严厉批评了他的两个学生，但想来冉求和子路会经常拿季氏的政策求教于孔子，孔子也会加以指正，那么就有可能影响鲁国的国政。后世常常提到的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观念，就来源于这一节。

《论语》中有些地方还间接涉及别的小国。如《宪问篇》里孔子说：“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，虽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”

也就是说，臧武仲得罪孟孙氏后出逃到邾国，后来才回到防邑。邾国历史也十分悠久，位于今邹城及周边地区。

同样在《宪问篇》中，子路提到，“桓公杀公子纠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”。当初桓公由鲍叔牙侍奉逃往莒国，桓公的哥哥公子纠由管仲和召忽侍奉逃往鲁国。

莒国位于今日日照莒县境内，商代时已经有莒国，战国时为楚国所灭。滕国和莒国有许多共同点——都与鲁国是异姓国，在周代之前都已经存在，都与鲁国打过仗，都是山东境内齐国、鲁国之外势力强大的小国。或许也正因为此，莒国才成为周边国家的人出逃的“首选国”。

山东境内的这些小国，虽然国力和领土都不如齐国、鲁国，但有的长袖善舞，有的也敢于和大国一战，各有各的历史传承和特色。因此它们成为孔子及其弟子讨论的对象，也在文化和政治论题方面丰富了《论语》。也正是由于《论语》的记录，这些小国的名字得以保存至今。

(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)

【故地往事】

## 禹城“一步两眼井”与“仪醪楼”

□黄靖

在禹城市老城里，有一座大禹公园，这座公园兼自然景观与历史传说为一体。

公园正门牌坊上方写着“大禹公园”四个行楷大字，端庄厚重、气势磅礴，迎门是高达13.8米的赤红色篆写大字“禹”。

在大禹公园内，有一左一右两口井，之间相距一步。井口用水泥砌成约半米高的井台加以保护，分别写着“甜”“苦”两字，井面用网格状钢筋罩着。

“一步两眼井”是禹城老城目前残存的唯一原址古迹。

据民国《续修禹城县志》记载，现在的“双井”附近，原有龙王庙，庙前有通往水湾的路。路一端有一个似龙头的小土丘，两口井

恰位于龙的头部两侧，似龙目。相传小白龙发现舜帝有难，为救舜帝凿此二井。西边的井源于东海，是咸水，东边的井源于黄河，是甜水，后人为了感恩小白龙救舜的功劳，建了这座龙王庙。

在“一步两眼井”与大禹公园的荷池之间，有一块黑色大理石方碑，上面刻着：“一步之遥两口井，相传原是龙眼睛，禹王神针降苍龙，甘苦两泉传美名。”

那口甜水井里的水甘甜清冽，还有一个与造酒有关的传说故事。当年大禹在禹城治水期间非常辛苦，大禹的女儿很心疼，就令心灵手巧的仪狄搜集民间制醪良方，选上等粟米，取“一步两眼井”甜水井的水，精心酿造了“醪酒”，送给大禹喝，大禹喝后神清气爽。汉代刘向编辑的《战国策》

里记载：“昔者，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，进之禹，禹饮而甘之。”

后来大禹治水成功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为纪念仪狄酿出美酒，同时警戒后人不要贪图享乐，在禹息城建了一座高三丈的楼，名为“仪醪楼”。

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在他的小说《鸣镝风云录》中有这样的描写：“禹城是黄河北岸一个比较大的县城，相传是大禹治水时所建的城池。禹城又以产酒著名，城中有座酒楼，脍炙人口，名为‘仪醪楼’，高出城中的民居之上，便于客人眺望黄河。”

历史风云变幻，如今醪楼早已不见踪迹，但它还在影响着后人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德州市作家协会会员)